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蘭州紀畧卷四

庚申伍彌泰馬彪奏言臣等於四月初九日到蘭

導即傳

旨將花翎荷包賞給王廷賛并面詢伊出城賫摺之人

據稱係寧夏府中衛縣考職正八品吏員姚起彪

設法更換衣服粧作民人縋城而下將摺遞送驛

站臣等亦已遵

旨重加賞賜奏入

上諭內閣曰姚起彪以微末吏員如此奮勉出力甚屬可嘉著交吏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候朕再降諭旨

同日畢沅奏言臣查新疆並西寧一帶至京文報最關緊要臣前在甘省稔知該處邊塘向日程途其新疆一路文報自肅州進嘉峪關即由涼州迤東之大河驛北趨草地從寧夏至陝省之延榆一帶入山西境至西寧一路則由該府至莊浪平番

北趨草地歸入邊塘是二處文報雖經由蘭州以北沿邊地方而地隔重山去省城尚在一百數十里外且有黃河間隔並不與軍行驛路同途所有新疆西寧二處文報似可無虞阻滯

同日畢沅又奏言發往甘肅之健鋭火器營兵丁其未經起行之二千名昨已奉

旨停其發往其尚未起行之健鋭營第四起官兵五百名一併停止至臣從前擬照金川出兵之例沿途

改用長騾查此項騾頭向係各屬行户承攬臨時按日給價不用即可聽其自便不至虛糜至于乘坐馬匹臣已將西安滿營及提鎮各標營內挑選二千匹解甘交近省各州縣加意餵養現在京兵一千五百名到時儘足敷用其山西撥用之馬二千匹現已飛咨停止至火藥鉛丸弓箭等項除各兵自行攜帶外滿漢各營皆須應用不妨寬為預備臣現仍委員陸續運送甘省均奏入報

聞

壬戌伍彌泰奏言竊臣接奉

諭旨令臣將甘省一切調度及應辦軍需糧餉各事宜

悉心經理臣伏查官兵軍需粮餉各事宜督臣勒

爾謹已派蘭州道圖薩布候補道永慶總理糧餉

事務今該道等按日支放辦理妥協並無貽悮現

在圖薩布等駐劄城外隨臣辦理一切事務臣統

計滿漢官兵到蘭共有萬餘名現貯糧草可供兩

月之需仍催各州縣陸續趕運斷無虞稍有缺乏并查城外關廂實在情形北邊黃河浮橋被賊燒燬西南寺廟燒燬數處民間房屋亦間有燒燬經督臣率同司道加意撫恤且大兵雲集布列城外賊已無能為再督臣勒爾謹因在狄道剿逆匪有赴省之信隨一面率臬司福崧帶兵來省應援一面飛飭將備仍撥官兵在河州狄道一帶緊要隘口嚴加堵截賊匪知巢穴已破無路可歸是以現

據省城西南華林山頂籍陡險深崖為死守之計
除城上石礮打傷并節次勦殺外所有賊數不過
千餘　臣等各路到蘭官兵共一萬有奇調撥守城
兵三千名放卡兵二千名具打仗兵丁尚有五千
餘名　臣興督提諸　臣和衷商確現擬分兵四面夾
攻務使勦滅盡淨以絕根株再查各路應調官兵
惟續調之延綏興漢官兵尚未到齊其餘各鎮營
官兵俱已全數到蘭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珅勒爾謹伍彌泰曰本日據伍彌泰奏軍需糧餉官兵事宜一摺似勒爾謹代伊為此奏且所稱勒爾謹派委道員等在城外駐劄隨同辦事伊自必安住省城署中此案本係勒爾謹養癰貽害咎已難辭現在惟當親駐城外督率調度使賊匪早行殄滅乃將軍提督等俱在城外統兵圍勦而勒爾謹安坐署中伊即不知悚懼獨不知惶愧乎况伊到蘭州時如果於賊衆圍城之際奮身入城同王

廷贊固守尚可稍贖愆尤今賊已先擊退上山而勒爾謹尚藉守城為名安然不動有是理乎此事著傳諭和珅即行查明據實覆奏至朕盼望勦賊之信甚切該處各路官兵既已調集自應即速進勦一鼓成擒况賊止千餘而官兵已逾一萬是以十人而擒一賊更欲何待何以尚未見勒爾謹勦賊之報豈伊意欲待和珅到後方始進兵即萬一賊匪乘隙於黑夜中四行竄逸則惟勒爾謹等是問恐伊不能當其罪

也

癸亥伍彌泰奏言臣查賊匪肆逆以來河州至省城一帶文報未免稽遲其西寧文報由平番達省城北黄河橋雖被賊燒斷然有船可渡河西一帶仍屬聲氣聯絡各州縣運糧往來亦無阻礙自河州收復之後循化河州狄道一帶直連省城行旅往來如舊文報更無閒阻臺站已毋庸另行安設至逆回近佔華林山所有要緊隘口及偏僻小路

臣等俱已撥兵把守再蘭州省城居民經督臣勒爾謹及臣愷切曉諭設法撫卹現在民情俱屬寧謐蘭州藩庫現存銀二百六十餘萬又各省解甘沿途截留銀一百餘萬儘敷軍務應用沿途驛站馬匹亦已令各州縣通融協濟一切事宜臣等公同妥協商辦斷不至稍有貽悮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珅勒爾謹伍彌泰仁和曰本日據伍彌泰覆奏新疆文報各摺於現在勦賊事宜並

無一語提及此必勒爾謹幕友書吏為之代辦奏稿
而勒爾謹則並未出名費奏殊不可解此時官兵已
逾一萬賊匪僅止千餘何難一舉殲淨況自初八日
進勦逆賊距十三日發摺時又隔五日未知伊等此
五日間在彼坐待何事況兵貴神速豈宜如此觀望
不前竟欲待和珅到後再行商辦乎看來伍彌泰止
知帶兵前往蘭州其實毫無主見不免意存怯懦至
仁和前此帶兵渡河打仗似屬勇往而近日則氣漸

不振必以勒爾謹既到蘭州即隨同弛懈不復上緊出力而勒爾謹則竟安坐署中一籌莫展徒勞朕於數千里外晨夕懸盼試問伊等於心安乎勒爾謹伍彌泰仁和俱著傳旨嚴行申飭再賊衆千餘人佔守山梁為日已久從何得有口食豈賊人能裹帶如許乾糧抑山寺本有存積糧石供其坐食且賊人馬匹在山又焉得如許草料餧養此皆勒爾謹所當詳悉奏明者而竟無一字提及著和珅於到蘭時將勒爾

謹等所為何事因何不及勦賊緣由一面據實查奏一面再行傳旨申飭至仁和等摺内稱土司魯璠前經腿帶鎗傷等語該土司非内地緑營員弁可比乃竟能帶兵助勦實屬可嘉前此已有旨加一等賞給職銜今知伊并受有鎗傷尤當逾格奬勵用兵之道全在賞罰嚴明此事勦爾謹亦早應具奏請旨加恩何至今始於仁和摺内帶叙及之即至各處山隘小路防守堵截所派兵數某處若干某處係某總兵某

處係某副將叅將帶領從前或以事起倉卒不及詳
奏今自初八日至十三日伊等更有何事此等要務
皆不奏乎看來伊等互相觀望恐賊匪乘間逸出而
伊等所謂把守之處亦不可信朕甚憂之著和珅詳
悉查明迅速覆奏
甲子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昨閱伍彌泰仁和等
奏到各摺是勒爾謹之安坐衙署一籌莫展已可概

見且並未見伊馳奏勦賊情形竟若置身局外恐該處無督辦大臣指示調度衆人互相觀望無可倚恃關係非小阿桂仍須到彼料理於勦捕事宜方爲有濟著傳諭阿桂即行兼程前進毋稍稽緩並諭和珅知之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和珅勒爾謹曰土司魯璠已據兵部查明係三品指揮使職銜前此因其帶兵打仗出

力降旨加一等給銜自應予以二等頂帶但伊既受鎗傷不可不格外獎賞著傳諭和珅勒爾謹查明係何等鎗傷即行照例賞給得傷等次銀兩并加賞大緞二疋以示優獎

臣等謹按行軍制勝全在賞罰嚴明俾知所懲勸至土司等更非緑營弁員可比尤宜加意撫綏使之感激奮勉乃勒爾謹於魯璠受傷一節竟未具奏我

皇上覽及仁和摺內帶叙之處即勑兵部查明該土司
品級
特沛恩綸加
賞其後土司韓煜受有石傷經臣和珅具奏亦並蒙
特旨優賚仰見
聖人有功必叙所以旌勞績而勵戎行者有加無已宜
該處土司等悉勵兵奮勇共期速殲黨渠也
同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連日因勒爾謹並未奏報勦賊情形已屢經傳旨申飭至賊匪千餘人佔踞山梁亦已半月有餘勒爾謹等袖手不動所辦何事即云山陡崖深亦斷無過於兩金川者兩金川如此險隘尚可進兵蕩平此皆阿桂海蘭察等所身歷而謂逆匪現佔山梁竟至官兵不能進勦有是理乎勒爾謹如此遷延觀望將來即當明治其罪

丁卯文綬奏言臣伏思逆匪幺麿小醜自必立就

殲除但官兵會集蘭州合力勦捕逆回潰敗之後勢必四散奔逸若由鞏秦一帶潜逃恐甘省官兵一時未遑兼顧且川省滿漢官兵一千五百名約計此時已入甘境自應酌留堵禦以防逃竄臣悉心籌核將軍臣特成額有本省邊防要務應即遵旨先行回川提臣明亮酌留官兵暫駐甘肅之白馬關一帶探聽勦捕情形相機堵截倘甘肅尚需兵力即就近前往亦較迅捷至川省邊界接壤處所如

松潘龍安柴門關黄勝關等處俱有小路可通甘境現在情形更關緊要必須大員督率查辦方為得力松潘等處雖係總兵劉倷所轄但該鎮駐劄新疆未便調往川北鎮總兵成德帶兵熟諳隨委該鎮酌帶弁兵前赴龍安等處督同叅將馬應詔遊擊何澂嚴密巡防是鞏昌一帶既有川省官兵截其去路而龍安松潘小徑可通之處復經分守要隘如有逆回竄逸即可儘數擒勦自不致稍有

漏網

同日特成額明亮奏言臣等帶領川兵於十五日行抵甘省白馬關接准陜甘督臣勒爾謹咨會所帶川兵業經具奏停止毋庸前往臣等查白馬關距蘭州一千三百餘里由此輕騎馳赴不過四五日即可到彼計到時亦尚在勦捕之際除將滿漢官兵即停其前進飭交副將魁麟遊擊沙津岱等帶歸本營外臣特成額臣明亮仍各帶跟役數人

由間道馳抵蘭州無論何營弁兵即可率領勦捕稍効臂指奏入均報

聞

已己和珅奏言臣於十七日午刻馳抵蘭州接見伍彌泰勒爾謹詢以近日情形知逆匪不過千餘人負固抗拒我兵雖打仗數次總未能大加殲戮臣和珅即於是日至蘭州北門外用船渡過黃河登白塔山察看賊人盤踞華林山梁雖有支搭帳

房俱係虛設賊匪在八蜡廟雷壇及水磨溝一帶挖窰潛處外臨立坎内挖深壕凡有小路可通之處俱行掘斷以圖死守臣留副都統圖欽保泰斐英阿阿爾都帶兵三千五百名由過溝從山梁一路進剿令額森特同興漢總兵三德侍衛福寧帶兵一千一百名由丫口一路斜撲賊營進剿令仁和西安副都統薩炳阿帶兵一千名

由沿河向西直撲八蜡廟大樓一路進勦臣和珅
同伍彌泰勒爾謹馬彪帶兵二千七百名由龍尾
山梁一路為各路策應十九日夘刻臣和珅等前
至龍尾山梁即有賊匪數百從山梁斜坡撲上緑
營兵見而慌遽施放鳥鎗惟寧夏西安駐防滿兵
俱齊立不動其時海蘭察所帶之舊教土兵已將
賊匪趕至山梁臣等即率弁兵奮勇勦殺自辰至
午始將賊匪殺敗我兵乘勢追趕將賊人壓下山

溝臣海蘭察即帶土兵將溝内賊匪殺盡其餘賊人俱逌回巢穴藏匿臣等率兵追趕相隔有立坎一道深至數丈小道皆先被賊人挖斷不能飛度因暫行整隊緩緩撤回此次打仗殺賊二百餘名奪取器械馬匹無算但賊匪自知罪惡滔天無可逃命立誓死守是以人自為戰勇悍異常雖係釜底遊魂而困獸猶鬬實難一鼓勦滅且賊匪俱係深藏溝洞及挖窑居住我兵施放鎗礮俱為山梁

溝坎所擋而賊人轉得於孔隙處所暗放鳥鎗傷我官兵容俟相度形勢另行籌畫勦捕機宜務將賊首拏獲至本日打仗漢土官兵亦間有傷亡者容俟查明續行具奏

同日和珅又奏言臣昨接阿桂來札現在勉力趲行十三日抵西安省城十五日出陜西長武縣境二十一日可抵蘭州俟阿桂到蘭後自當公同悉心商酌相機籌辦搜捕事宜但就目前勦賊情形

而論雖各路所調官兵俱已雲集而緑營貟弁兵丁俱未能得力請派侍衛護軍等三十員名馳驛來甘帶兵勦捕庶賊首黨惡可以速行殲獲毋致稍稽時日又臣前奉

諭旨令查明賊匪新舊教情形臣抵甘後詳加詢問知逆匪實係新教回人因在撒拉爾番地居住是以多有俗稱番回者至日前藩司王廷贊摺内所稱正法之馬明心即係蘇四十三之師倡立新教凡

新教之人皆係賊黨若舊教回人則此處俱稱為老教現隨打仗甚為出力臣已面加鼓勵分別奬賞再本日打仗之老教土司韓煜甚屬奮勉腰間受有石傷伊係四品頂帶可否照土司魯璠

賞戴花翎之例一體

加恩鼓勵出自

聖恩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勒爾謹曰本日閱和珅

等所奏抵蘭後勦賊情形一摺是此半月有餘勒爾謹等之遷延觀望果不出朕之所料也事本勒爾謹辦理新舊教不善所致又平日不能實力訓練綠營兵丁以致臨事懦怯不能得用且勒爾謹安坐省署以致伍彌泰等皆逡巡推委俾賊匪得延殘喘未能即時擒滅其罪甚大況綠營兵既見賊即慌勢難望其得力勒爾謹等若早行奏明則派往之滿兵此時亦可早抵蘭州奮同攻勦蕆事豈不更速乃又以賊

匪不難殲滅飾詞具奏並請停止京兵朕亦悞聽總之此事自始至今錯中有錯實茲憒憒今和珅等既經打仗一次因賊人竄入窟穴死守此時惟有迅速籌辦以期勦滅淨盡至詳閱圖内所稱已安兵把守各處路口聲叙總未詳細即如洪濟橋係賊人紮筏偷渡之處最為要地又由亂古堆坪至沙井驛係另有一路恐賊匪從此分竄圖内亦未聲明是否派兵安駐又如賊營對面一帶現係何人帶兵圍住均著

阿桂和珅等照發去詢問貼簽處所詳細簽明覆奏至和珅另摺奏請派侍衛護軍等三十員名已經傳旨令其即日起程並令乾清門侍衛彰霭那木札一同馳往並諭令沿途督撫迅速應付馬匹俾得遄行但到彼究需時日阿桂和珅仍當迅速督辦不可待伊等到彼再行進勦也又和珅奏稱老教土司韓煜甚屬奮勉并受有石傷請照土司魯璠之例酌量加恩該土司如此奮勇協力甚屬可嘉伊係四品職銜

著加恩賞給三品頂帶并賞戴花翎加賞大緞二疋以示鼓勵至韓煜既係舊教回人何以又有土司之名究係何時設立給與頂帶號紙並著詳查覆奏

同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和珅奏稱接阿桂札知伊於二十一日可抵蘭州現在勦滅賊匪正須督辦阿桂此時到彼與和珅一同和衷籌辦甚為妥善俟勦捕事宜稍有就緒和珅年力壯盛即可先行

速回面陳一切阿桂尚須經理善後事宜自當緩程回京至現在督辦一切阿桂和珅尤須同心協力迅速籌辦不可少分畛域方於公事實有裨益朕于數千里外因此事深為廑念日夜不寧伊二人應亦深體朕懷也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勒爾謹袁守侗雅德畢沅曰和珅等奏請派侍衛護軍等三十員名馳往帶兵勦捕等

語現已諭令該侍衛等迅速馳赴并添派乾清門侍
衛彰霍那木札一同馳往均于今日起程晝夜星馳
著傳諭沿途各督撫此不過三十餘人即將馬匹等
項妥協預備俾伊等到站即得迅速遄進毋得稍有
遲悮
庚午勒爾謹奏言竊臣欽奉
諭旨令查辦蘭州城外關廂被賊焚燒及河州被賊佔
擾應行撫䘏事宜仰見

聖主軫念災黎恫瘝在抱之至意伏查蘭州東關百姓
防護極嚴房屋鋪面並未被賊燒燬西南二關俱
被焚燒數段關廂門扇亦被焚燬居民有逃竄者
亦有在屋藏匿者逆賊前曾於城外關内潛來窺
探搜擄財物適臣於三月二十九日自狄道帶兵
旋蘭與提督仁和按察使福崧駐劄城外詳悉籌
酌即於三十日派兵將關廂保護堵守逆賊無從
得入民心漸安惟是逆酋未獲城門未開百姓日

需河水臣現在派撥官兵把守東門按時啟閉聽
民取水復飭令臯蘭縣開倉減價平糶以濟民食
其無力貧民臣等即行捐給以資糊口河州被擾
居民現已陸續歸業已諄飭署知州謝桓仿照省
城辦法加意撫慰毋致失所至應如何加
恩優卹之處查尚書和珅現已到蘭大學士公阿桂亦
不日可到容臣隨同詳悉確查妥議具奏
同日勒爾謹又奏言副將新柱等被害情形臣前

因未及查明是以未經陳奏茲據署西寧鎮總兵
貢楚克達爾署河州知州謝桓稟報查得三月十
七日副將新柱奉委彈壓新舊二教帶領弁兵一
百二十三員名備帶矛刀鳥鎗鉛藥等項由河州
起程知府楊士璣亦隨後進發十八日申刻新柱
行抵白莊子蘇四十三率領逆回千餘人屯聚莊
外新柱諭令兵丁放鎗蘇四十三率衆擁入將新
柱殺害弁兵俱被殺傷蘇四十三等隨趕至起臺

堡打破堡城楊士璣罵賊被賊殺害護送楊士璣之土司韓成璘亦被賊綑綁殺死又查三月二十一日晚蘇四十三等將河州攻破署河州協中軍都司事守備李奇千總朱廷奇外委李九章徐烈俱已被害署守備袁尚仁勦賊陣亡署河州知州周植自縊身死等情稟報前來除新柱原帶弁兵有無逃回及河州守城兵丁傷亡確數並文武衙署倉庫錢糧現飭確查至日另行分晰陳奏外所

有蘭州府知府印務因涇州知州陸瑋前在省城
隨同王廷賛等設法守城晝夜防護即委該員署
理河州知州印務因候補通判謝桓前委在循化
擒勦多賊辦理奮勇又派赴河州安集百姓是以
就近委署再河州協副將印務因歸德遊擊白守
忠奉委在循化擒勦逆賊甚為出力暫委該員護
理又蘭州府知府印信河州知州印信已據楊士
璣周植家人呈繳前來現已飭發委署之員鈐用

其河州協副將印信現在跟尋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勒爾謹此奏恐有不實前以伍彌泰奏勒爾謹專派蘭州道圖薩布候補道永慶駐劄城外隨同辦事則伊自必安坐城内衙署當此緊要之際竟爾安然坐視實屬全無人心今勒爾謹又自稱駐劄城外此必伊近日自知罪重且聞伍彌泰已經奏及因復移居城外為此飾奏阿桂等務須詳查據實覆奏不可稍有隱諱至伊摺内所

稱現在派撥官兵把守城門按時啟閉聽民取水等語尤屬不成事體賊匪自擊退上山之後必不敢復進省城滋擾況現有官兵萬餘屯駐城外若尚慮賊人來犯則又安用此官兵為乎且城門未開徒令遠近居民因此疑懼所為示寇弱而怯兵志錯謬莫此為甚所有勒爾謹奏到各摺俱著發交阿桂等閱看詳悉查辦另行陳奏

同日

上諭內閣曰甘肅逆匪蘇四十三等肆擾不法一案係因爭立新教舊教不從致被殺害起釁若地方官早為嚴明料理斷不致釀成事端乃勒爾謹經理不善以致養癰貽患從未奏明此事其罪已無可辭及事發之後即當迅速妥辦以贖前愆乃朕已簡派八旗勁旅啟程前往並就近酌調阿拉山兵協勦而勒爾謹轉一味含糊且以半月之內即可殲滅飾詞具奏致京兵等均各撤回今賊匪竄圍蘭州城外山梁幾

及月餘雖節次勦捕賊匪窮蹙待斃已如釜底游魂而現在尚未淨盡殲戮致稽時日且調往將軍提鎮等在城外督兵勦賊而勒爾謹竟安居城内衙署僅委道員駐劄城外視為與已無涉以致衆相觀望坐失事機殊不可解朕初意本以逆匪滋事時轉不便輕易地方大吏令勒爾謹如此辦理錯謬其罪甚大難以姑容著阿桂和珅傳旨將勒爾謹革職拏交刑部治罪并派妥幹章京押解送部目今即擒勦賊匪淨

盡而善後之事正資料理因思李侍堯雖以簠簋不
飭獲罪而其材實能理繁治劇陜甘總督員缺著李
侍堯以三品頂帶馳驛前往管理李侍堯未到之先
著阿桂暫行兼管此朕用人苦衷中外宜共諒之
臣等謹案逆匪滋擾不法實地方大吏平時疎
玩所致當起事之初
皇上鴻慈曲宥猶不欲遽易大吏乃勒爾謹罔知愧懼
不思督率官兵力圖報効以贖前愆甚且停止

京兵一籌莫展昏蒙謬戾措置乖方罪難枚舉

以至上干

天譴

特降明綸宣諭中外孥問治罪仰見

聖主於臣工罪案權衡不爽書曰自作孽不可活罪由

自取其洵然歟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曰現已明降諭旨將勒爾謹

革職拏交刑部治罪著阿桂派委妥幹章京管解來京至陝甘總督員缺已命李侍堯以三品頂帶馳驛前往管理其未到之先阿桂暫行兼管至現在賊回雖已屢加殲戮窮蹙待斃但必迅速殲滅凈盡不可再稽時日因思阿桂於督兵勦捕之事經歷已多即海蘭察額森特等皆曾在其手下呼應較靈是以從前原令和珅與阿桂相見三日後將欽差大臣關防交阿桂接受辦事并令和珅即行回京嗣因阿桂身

有瘡疾行程不能迅速是以令和珅先行馳往令阿桂亦已行抵蘭州所有一切應辦事務俱著交阿桂督辦阿桂奉到此旨即傳諭和珅令其遵旨回京毋稍稽扈蹕前往熱河也

欽定蘭州紀畧卷五

壬申阿桂和珅奏言竊惟行軍制勝必須設卡安營使聲勢聯絡號令森嚴方足以壯士氣而寒賊胆查蘭州省城自賊匪滋擾以來民心不無驚慌而綠營兵丁又因屢次打仗傷亡已多臣等未到之前聞西南關外一帶通賊處所賊人竟敢任意往來搶掠民間牲畜口食并于燒剩民房内藏匿

乘間放火毫無顧忌臣和珅到後即先令人將該處燒剩民房間段折𢶍並殺死賊匪數名又賊人每于黑夜不過數人潛至城下騷擾守城兵丁虛張聲勢施放鎗炮徹夜不絕殊屬張皇不成事體臣和珅一到即嚴行禁止至各路調來之兵雖已陸續到甘因無總辦之人諸事渙散又各營零星散處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是以不能使賊人望而生畏臣阿桂已於本月二十一日巳刻

抵蘭現在申明軍律激勵戎行並派兵自西關外從河岸迤南至山梁安設卡柵使彼此接應又于山包上扎一大營照料各卡俾賊人知我兵逼近不得不晝夜防守且有此卡營斷其來路賊人即不能近關外滋擾民心自漸安貼將來進兵攻勦時即可由卡營前進亦為迅便又此路卡營立定後所有城守兵丁即可撤下一二千名逐漸添放卡柵步步進逼賊巢扼其險要賊人自必日加窮

蹙無難剋期殄滅至緑營兵丁因從前賊匪猖獗時未經揣量賊勢多寡強弱陸續到來地方官不俟力齊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傷亡甚多愈形畏怯又各處兵丁内新者多而舊者少即如曾在金川軍營跟隨打仗者甚屬寥寥其新補兵丁未經行陣心志不固安能向前効命兼之兵不顧將將不知兵一遇賊匪即行逭遽實由于此臣等現在簡閱各營官兵令懦弱者守營或打仗時令其誘敵

擇其强壯奮勇者向前打仗並令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總辦各營倘遇賊人滋擾即一面報知臣等一面調遣勦殺則呼應較靈而兵丁知有所恃亦思用命出力如此提綱挈領安設布置庶壁壘一新可以相機進勦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查賊匪恃險跳梁雖不過苟延殘喘但自知罪大惡極併命相持是以現在之兵不為不多而緑營兵丁節次打仗間遇折傷

殊形氣餒尚未能速行勦滅臣等揣度情形勢不能不添調勁兵以冀剋期集事今悉心籌酌竊以川省雜谷腦五寨屯練兵丁及安插降番由松潘一帶前赴甘省實為近便現已飛咨四川督臣文綬令其速飭維州協副將李天祐于五寨内揀選曽經出師金川之屯練兵丁并金川安插土守備降番等共一千名帶同都司守備等官兼程遄進星夜赴蘭協同勦捕又前次派出阿拉山兵雖經

暫撤但該遊牧毗連甘省邊境道路更近剋期可到是以仍行文阿拉山王羅卜藏多爾濟即於該遊牧内擇其相近蘭州者揀派七百名或五百名速委幹員帶赴甘省羅卜藏多爾濟腿疾復發無庸親身前來以免遲滯臣等現在將綠營兵丁激勵整頓仍公同籌辦設法布置如有可乘之機即行一鼓殲擒斷不肯坐俟兩處兵齊始行進勦再查川省屯練兵丁暨降番等由松潘一帶赴甘約

須二十日内外臣等現在籌勦逆匪務期迅速集事但察看賊人所佔山梁雖不甚高而坡勢陡險路徑一綫可通必須魚貫而上兵力不能施展今調取屯土兵等上山打仗最為得力惟思賊人於佔據河州及焚燒省城關廂後搶掠馬騾甚多恐將來挺而走險乘騎竄逸此處現雖不乏馬匹而兵丁等馬上技藝能追赶殺賊者竟不能得是以調取阿拉山兵以備追捕且使内地民人知口外

蒙古兵丁皆可一呼而至亦足以安衆心而寒賊

膽再臣等查成都將軍臣特成額四川提督臣明

亮業於本月二十日抵蘭臣等公同商酌祇須留

明亮一人在此帶兵協勦至特成額雖據懇求帶

兵勦賊情詞真切但川省地處邊陲俱關緊要應

令特成額即回成都辦事庶于調取川省屯練土

兵來甘協勦事宜彼此有濟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前臣欽奉

諭旨賊匪佔據山梁從何處得有口食其施放鎗砲之
火藥又從何得來其馬匹約有若干均着查明具奏
欽此臣等查賊匪自戕害副將知府後佔據河州
民間粮食牲畜俱為搶掠一空又蘭州省城凡富
商大賈俱在城外關廂開張店舗最為繁盛今西
南兩關廂俱被賊人焚燒搶掠計賊人起事以來
所擄財物糧食甚多足敷口食其溝坎内俱有山
水可供汲取至賊匪施放鎗砲之火藥亦係攻破

河州時所得查河州本有總兵鎮守嗣經裁去改設副將是以兵數無幾而營中舊貯火藥原多皆為賊人所有再賊人步行者固多而乘馬者亦復不少所有河州及省城關廂並民間馬騾牛驢俱被搶去乘騎馱載總之賊匪負固死守雖不過苟延殘喘然皆習於戰鬭併命抗拒兼之緑營官兵當攻城危急時隨到即隨令打仗節次俱有損折其氣已餒是以未得立就殲除容俟熟籌捕勦機

宜整作士氣尅期進兵一鼓勦滅即行馳奏仰慰
聖懷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本日覽阿桂和珅奏
到各摺自逆匪起事以來實在情形直至披閱此次
奏函方始詳悉端委甚增憤懣亦因此而畧慰至阿
桂等現在籌辦各事宜皆朕早降諭旨逐一查詢者
何以從前勒爾謹全未奏及今摺内所稱該處因無
總辦之人諸事渙散又各營零星散處聲勢既不聯

絡紀律又不嚴整不能使賊人望而生畏等語可見

衆人袖手觀望毫無料理光景不出朕之所料勒爾

謹身為總督既因辦理不善致釀事端及自狄道回

至蘭州見賊已擊退上山竟謂半月可以完竣而伊

安坐城中衙署一切毫不籌辦且將各路已調之兵

全行停止俾賊衆得以遷延時日勒爾謹之罪尚可

赦乎又阿桂等奏賊人皆習於戰鬬併命抗拒賊于

何處曽習戰鬬而竟不奏聞勒爾謹之罪更大甚至

未經揣量賊勢之多寡强弱陸續到來不俟力齊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節次傷亡日多愈形畏怯兼之兵不顧將將不顧兵一遇賊匪惶遽退回太覺不成事體若京兵不令中途停止則此時頭起已到即所調四川兵阿拉山兵亦已可抵蘭州乃勒爾謹輙以半月之内定能勦滅奏請撤回是勒爾謹之貽悞軍機尤為罪在不赦令阿桂復檄調川兵一千及阿拉山兵自不得不如此辦理就現在情形而論阿桂一

人儘足料理和珅不必同辦即遵前旨回京毋稍遲延也看來阿桂于滅賊大段情形俱有節制想賊人不久即可擒滅且官兵設卡安營賊不能復出肆掠即從前所擄之口食富足亦豈能支數月且賊人馬匹既多困守一山草料亦易匱乏即使宰馬爲食亦必不能支持半載阿桂惟當整作士氣俟兵力齊集剋期進勦一鼓殲滅以副朕懷

同日阿桂和珅等奏言竊查蘭州府知府員缺係

省會首府本屬緊要且現因勦捕逆匪有辦理軍糧及一切撫卹事宜尤為慎重必得歷練出色人員方克勝任又河州新被賊匪蹂躪甫經收復撫綏防禦關係甚重亦需幹員庶無貽悞查有直隸涇州知州陸瑋在甘年久才具明練又候補通判謝桓協同循化廳營前往賊巢擒獲多犯並隨同總兵貢楚克達爾收復河州甚為奮勇現在蘭州府知府印務委令陸瑋署理河州知州印務委令

謝桓署理可否即將該二員陞用之處出自
聖恩奏入
上諭內閣曰阿桂等奏請以涇州知州陸瑋陞用蘭州
府知府候補通判謝桓陞用河州知州着照所請行
該部知道
同日阿桂和珅伍彌泰奏言臣等伏查逆匪圍困
蘭州之時文武大小員弁守城打仗奮勇出力者
甚多且有臨陣受傷捐軀者臣等細加查訪蘭州

道圖薩布候補道永慶于賊匪圍城時俱各捐貲
僱募民夫親身督率晝夜在城設法防禦永慶並
爲賊人鎗子擊落帽頂屹然不動又洮岷協副將
策卜坦同王廷贊竭力守城莊浪佐領吉爾占親
安砲位點放擊死賊衆數十人以上四人俱屬奮
勇出力又烏嚕木齊協領舒成佐領扎蘭布托林
保過蘭州時一聞賊有起事信息情願隨同守禦
並跟隨打仗甚屬勇往相應奏明可否酌加獎勵

之處出自

聖恩再候補直隷州知州富寧阿同知福善孟衍泗通

判佟躍岱知縣申保持莊等晝夜在城督率民夫

盡力防守亦屬可嘉俟事定後遇有相當之缺即

行補用以示鼓勵其知府宗開煌知州陸瑋州同

董熙知縣蔣重熹萬邦英筆帖式紳揚亦屬出力

除陸瑋業經臣等奏請陞補蘭州府知府無庸加

恩外餘俟事定後一併咨部分别議叙至佐雜内

有出力者臣等量加奬勵再三月二十七日逆匪攻城甚急叅將和泰守備善德在城上挺身射賊身受鎗傷陣亡二十九日與王宗龍同時陣亡者尚有涼州滿營驍騎校賽音察渾督標千總師永澄以上四員臨陣捐軀情殊可憫應請
旨交部照例議卹再查本月十九日臣和珅率同海蘭察等進勦逆回固原鎮總兵圖欽保是日派令帶兵由山梁過溝進逼賊巢至撤兵時未見該鎮下

落隨詳加查訊有隨同打仗之兵稱是日賊匪從
山坡撲上時目擊圖欽保奮力砍殺因馬倒滚下
山坡被傷身死又遊擊愛星阿王三杰亦於是日
陣亡請將圖欽保愛星阿王三杰交部存記俟此
事完竣後一併查明造册咨部照例議卹再圖欽
保所遺固原鎮總兵員缺應請
旨簡放但該鎮有派出隨營兵七百名現在必須幹員
管轄臣阿桂等公同商酌查有陜西靖遠協副將

哈當阿人甚明白前在軍營打仗奮勇出力
賞戴花翎此次隨同攻剿亦甚勇往堪以委署臣等現
即飭委該員先行署理又查西寧鎮總兵業經奉
旨將貢楚克達爾補授黄大謀另行簡用令黄大謀現
已來甘查該鎮從前未曾經歷行陣現在亦無需
伊在此帶兵打仗是以臣等即飭令黄大謀赴京
候補奏入
上諭内閣曰阿桂等奏查明守城打仗出力人員一摺

內稱道員圖薩布永慶捐資僱夫親身督率晝夜防
禦永慶並為賊人鎗子擊落帽頂屹然不動又副將
策卜坦同王廷贊竭力守城佐領吉爾占親安砲位
點放擊死賊衆數十人又烏嚕木齊協領舒成佐領
扎蘭布托林保于過蘭州時聞有信息情願隨同守
禦打仗甚屬勇往等語圖薩布永慶策卜坦吉爾占
舒成扎蘭布托林保均能奮勇出力不愧滿洲甚屬
可嘉著賞戴花翎仍交部從優議敘此外隨同出力

之富寧阿等均照阿桂等所奏于事竣後分别題補

及咨部議叙

同日

上諭内閣曰阿桂等奏固原鎮總兵圖欽保於十九日

進勦賊匪時持刀砍殺賊人因馬倒滚下山坡被傷

身亡又遊擊愛星阿王三杰亦同日陣亡又叅將和

泰守備善德於三月二十七日賊匪逼城挺身射賊

受鎗陣亡驍騎校賽音察渾千總師永澄亦於二十

九日陣亡等語圖欽保等奮勇剿賊臨陣捐軀殊堪
憫惻著照陣亡例從優議卹其傷亡兵丁等一體查
明予以優卹至前此被害之文武員弁兵丁勒爾謹
並未詳悉查奏伊等因公殞命情俱可憫並着阿桂
查明實在情節將應行議卹者奏聞給予卹典
臣等謹案臨難捐軀人臣之大義況逆回肆惡
人人髮指孰不思敵愾同仇爭先殺賊至若捍
衛城闉尤守土者分所當然我

皇上於守城諸臣嘉其勞績陣亡將校憫其捐生
恩綸疊沛
優卹頻加仰
鴻慈之高厚大小臣工宜莫不殫勵精誠益深感泣也
同日
上諭內閣曰固原鎮總兵員缺着哈當阿補授
同日阿桂和珅奏言臣等查按察使福崧前隨督
臣勒爾謹帶兵狄道商辦搗賊巢穴收復河州以

及勦捕事宜俱悉心贊助妥協經理旋復帶兵回

省救援現又跟隨打仗甚屬勇往該司現奉

諭旨陞授廣東布政使但甘肅正當辦理軍務之際藩

司王廷贊病體新愈且自守城以來精神愈覺疲

憊照料恐有未周應請暫留福崧在甘幫辦一切

實為有裨俟此事完竣後再令該司即赴新任奏

入

上諭內閣曰王廷贊著來京陞見其甘肅布政使員缺

即着福崧調補西安鹽法道員缺着永慶補授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阿桂等所奏同王廷贊守城之道員等請酌量加恩現已明降諭旨但此事何以王廷贊始終並未奏及在伊被困時所發之摺或因倉卒未得詳叙及賊人已退奉到朕恩旨後自當以衆人協同出力而伊一人受恩于心有所不安據實陳請否則亦應將此情稟知勒爾謹代為陳

奏方足以鼓勵衆心而王廷贊默無一言竟爾一人
獨攘其功實屬非是而勒爾謹回省城亦竟無一言
問及當問伊無暇問及者所辦何事且阿桂等奏王
廷贊病體初愈精力亦疲恐不能料理周到而陞任
臬司福崧甚能出力莫若竟以福崧轉補于事有益
現已降旨將福崧調補甘肅藩司王廷贊來京陛見
藩司為通省大員見勒爾謹如此錯悞而伊竟隨同
觀望遷延誤事如此行為恐亦尚有不可信之事且

逆回滋事總督之下即係藩司王廷贊亦豈能辭咎
着傳諭阿桂將王廷贊在任所辦諸事詳悉確查如
有應參奏者即據實參奏
五月甲戌畢沅奏言臣適接大學士公臣阿桂尚書
臣和珅咨開現在勦捕逆回必須騎射出衆之員
業經
奏請將侍衛遜濟鼐等三十員名令其輕裝馳赴甘
省所有車馬等件合行飛咨預備等因臣當即飛

飭東西兩路將官兵等入關復需用車馬酌量挑
選預備齊集以便將來到站立即遞馳不致稍稽
時刻至官兵等需用箭枝臣前經在西安滿營挑
撥二萬枝解赴甘省就近存貯茲復飛飭各委員
先期上緊送到以期不誤臨時應用奏入
上諭曰所辦甚好此事誤聽勒爾謹半月成功之言實
是舉棊屢易朕甚愧之勒爾謹誤事之罪尚可赦乎
同日

上諭内閣曰從前逆匪滋事之初因阿桂在豫省查勘河工即傳旨令其就近馳往督辦又因阿桂出差已久于此案詳悉情形及朕節次所降諭旨未能深悉復令和珅賫欽差大臣關防馳往令與阿桂相見同行三日告知一切後即回京面奏後據阿桂奏稱瘡疾發動儘力遄行未能迅速而甘省現無大臣董辦是以令和珅兼程前進同海蘭察額森特等迅往帶兵勦捕令和珅于四月十七日行抵蘭州而阿桂亦

于四月二十一日續到看來此事阿桂一人自能辦
理妥協無須復令和珅同辦且恐和珅在彼事不歸
一即海蘭察額森特等向隨阿桂領兵打仗阿桂之
派調伊等自然呼應更靈而朕啟鑾臨幸熱河為期
已近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軍機大臣等扈蹕者
現亦無多是以傳旨令和珅速行馳驛回京而以勦
捕賊匪及籌辦善後諸事俱交阿桂專辦以期逆賊
迅就殲除明彰國憲所有朕派辦之先後原委着通

行傳諭俾中外知之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前日據阿桂和珅奏到蘭州現在情形各摺如摺内所稱河州自裁去總兵改設副將兵數無幾而營中舊貯火藥原多皆為賊人所有一節河州裁鎮改協一案約已二十餘年該處存營火藥雖多此二十餘年中該營演放鎗砲自應將舊存火藥逐漸用完豈有另配新藥開銷官

項反將舊藥存營之理若果如此是即勒爾謹辦理不善之故著即查明具奏又所稱緣營官兵隨到即催令零星打仗以致傷亡甚多如此不量兵力舉動乖謬勒爾謹固罪無可赦即伍彌泰仁和馬彪俱係統兵大員而仁和又係本省提督從前設法帶兵渡河時尚覺其有料理及至蘭州便與伍彌泰馬彪等俱存觀望見勒爾謹種種錯謬並無一言阻止任聽其措置乖方均屬不合著阿桂傳旨將伍彌泰仁和

馬彪嚴行申飭並詢問伊等因何不勸阻勒爾謹緣由據實覆奏

乙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等曰甘肅逆匪一案誤事之大全在勒爾謹一人設逆匪畧有計算先逼犯狄道州即將勒爾謹殺害伊轉得倖邀卹典不至拏問治罪可見勒爾謹之僨轅敗事竟是天奪其魄必欲令伊身受國法也至勒爾謹到蘭州後如此巽懦

無能則其自狄道收復河州必係福崧出力幫辦著即行傳詢福崧將彼時實在情形據實覆奏至阿桂等所調四川及阿拉山兵據奏約二十日內外可到此摺係四月二十二日所發則五月初十左右此項兵丁已可到全且伊前摺內稱斷不肯坐候兩處兵齊始行進勦想目下進兵勦捕痛加殲戮而此數日間又無信息盼望實為焦急抑或必須兩處調兵到全後方行圍勦耶至賊匪佔守月餘恐其乘間于黑

夜中四出竄逸前于進到圖内用硃筆批示並傳諭

令將何路派兵若干帶兵將領何人及圖内尚有未

見派兵之處一一加籤指詢著傳諭阿桂等即將指

示各處一一嚴密辦理毋使賊匪一人竄逸一面速

行奏聞

丙子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朕因甘肅逆匪之事

晝夜廑念每想及應辦者即傳旨馳諭和珅令其查

奏如飭查勒爾謹不能覺察逆回起事緣由及事發後又不徹底根究其實在如何貽悞之處并逼犯蘭州之三千餘賊内中有無脅迫良民為之先驅又新教首犯馬明心何時拏獲從前如何辦理又蘭州河州居民為賊蹂躪實在情形應如何加恩撫卹又勒爾謹令舊教土兵打仗出力以公報私是否係福崧畫贊又勒爾謹藉守城為名安坐城内衙署僅派道員駐劄城外各條俱係此案緊要關鍵和珅至今均

未奏到若此時業經起程著將已經查辦者于途次繕摺覆奏倘未及查辦可即寄知阿桂令其詳悉查辦迅速奏聞再阿桂現辦勦捕事宜若何川省及阿拉山兵何日可到防守賊人竄逸各路口如何堵截嚴密毋使一人倖脫及何日可以勦洗淨盡之處著即加緊馳奏其寄諭和珅查覆各條並著一面抄寄阿桂閱看應覆奏者即行覆奏以慰數千里外懸注

同日

上諭內閣曰雲南鶴麗鎮總兵羅江麟著賞銀一百兩

馳驛前往甘肅交大學士公阿桂差遣委用事竣後

即回本任不必來京請訓

欽定蘭州紀畧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蘭州紀畧卷六至八

總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編修臣李傳熊覆勘

欽定蘭州紀畧卷六

丁丑阿桂和珅奏言臣等於二十六日派海蘭察額森特伍彌泰明亮泰斐英阿福寧阿爾都馬彪仁和三德哈當阿等分帶滿漢官兵四千餘名分路進剿各處堵截臣阿桂臣和珅督催策應並令綠營兵丁額備鍬钁一面打仗一面挈卡俱於二十六日子時計道途遠近不等先後進發卯刻齊

抵龍尾山梁賊匪自十九日殘敗以後畏懼我兵勢大深藏溝穴不敢迎敵有從華林寺背後繞道前來迎撲者俱被官兵勦殺敗逃正追至賊營相近因溝磡陡險深至數丈小路俱先被賊匪挖斷賊人潛於土窑孔隙處所拚死放鎗抵禦勢亦甚急一時未能得手明亮等即督率官兵於龍尾山梁拏立大卡三座自早至晚賊匪藏匿不出因派舊教土兵及綠營兵分守各卡其餘各兵俱整隊

撤回臣等逆料賊匪鬼蜮伎倆必乘夜上山搶卡預令各營准備是晚果有賊匪前來撲卡土兵及綠營兵不能堅守俱為所動臣等即連夜派兵三路海蘭察明亮泰斐英阿福寧馬彪哈當阿由龍尾山左為一路額森特仁和三德阿爾都由龍尾山右為一路另派老弱兵由中路前進為誘敵之計賊人預揣我兵必上奪卡分路埋伏明亮等兩路兵早已望見佯為不知並不令中路兵與閗䖏

其前進誘敵可以痛行殲戮賊匪見中路兵已過突出撲戰我兵果為衝動賊即乘勢衝壓惟時海蘭察額森特等所帶官兵由兩翼夾攻奮勇截殺賊即紛紛潰散拚命逃走海蘭察等用箭射死多人追至溝底其時舊教土兵在彼埋伏見官兵得勝亦俱從後奮勇砍殺賊即踉蹌奔竄追至賊營相近因溝澗磡深不能得利暫將各兵撤回計兩日打仗殺賊共一百餘名漢土官兵受傷陣亡者

甚少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臣等節次欽奉

諭旨令查此案起釁緣由臣等現將拏獲賊黨馬復才嚴切究訊據供我係河州東鄉大禮拜寺二十會人從前也是舊教乾隆三十六年纔跟隨新教馬明心在撒拉爾地方念經這經來歷都是一樣只是念的不同舊教是小聲默念新教是大聲高念或搖頭跳舞自三十六年馬明心會各處阿渾傳

經有河州舊教阿渾馬來遲說是邪教不肯遵從故與他們舊教時相仇殺本年正月内因丁藏莊念經起釁兩家打仗到三月裏舊教回子殺了新教些人後來蘇四十三約齊人半夜裡去也殺了舊教許多人舊教人到循化告狀省城委了官來我們出來分辯被舊教人阻住三月十七日我們又出來到白莊子遇見新副將聽說要動兵剿我們蘇四十三起意纔殺了新副將後來又聽見楊

知府來已經殺官這事大了不如連楊知府也殺了罷這都是蘇四十三主意二十日去攻河州原想殺馬來遲子孫還要滅舊教的人二十一日早到河州攻了一日至二更時候將城攻破原想回撒拉爾去攻循化又想要兩路攻狄道蘭州因聞總督在狄道看守嚴緊不敢過去在河州住了兩日二十三日聽說馬明心已被省城拏去收監蘇四十三等都赶到蘭州要救馬明心二十四日到

洮河西邉渡船已被官役打壊不能過河有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扎栰渡他們過河這六處回子原都是馬明心新教徒弟内有許多人跟隨蘇四十三同來蘭州連他撒拉爾族共有一千數百人在蘭州打死受傷的有幾百人如今還有千餘人在河州帶來火藥鉛子約有七八十馱如今却還存二十馱藏在營内地壕等語又訊據逆犯馬丁加及蘇四十三之姪蘇二個所供亦約畧相同

臣等復查閱原案本年三月據舊教回民韓哈拉
勿韓五個以蘇四十三請來安定縣教師馬明心
韓二個等另立新教因伊叔韓哈戶長不隨新教
被其殺死彼此互相仇殺共殺老教四十餘人受
傷一百多名一切家財牲畜糧食搶掠無存等情在
總督衙門控告經勒爾謹飭委蘭州府知府楊士
璣前往查辦並劄飭河州協副將新柱親往彈壓
會同楊士璣督率兵役按名嚴拏嗣據新柱稟稱

轉據循化廳洪彬札知新教回番韓一的巴拉等有畏罪投案之意而蘇四十三不自省悟煽惑衆心恐到案自投法網執意負嵎抗拒不法已極現與楊士璣一同前往帶領弁目相機辦理等因蘇四十三聞官兵往拏即約會各莊新教之人約有一千餘名帶鳥鎗器械先後將新柱楊士璣殺害其時勒爾謹審出馬明心傳教滋事即飭安定縣黄道煚拏獲解省監禁此逆犯蘇四十三起釁滋

事實在情形也至

諭旨內詢其爭立新教係由何處流傳向來有無此等名目臣等查檢舊案緣撒拉爾回民約有六千多戶分為十二工各工俱有掌教韓哈濟係世傳總掌教該處回民每遇婚喪必延請本工掌教同總掌教在章哈禮拜寺念經乾隆二十六年韓哈濟與賀麻六乎等同在一處念經搖頭韓哈濟說他不是祖傳老教規矩賀麻六乎又說韓哈濟要的

佈施多因此兩家不和二十七年賀麻六乎就另
起禮拜寺三座至三十四年韓哈濟稟知循化廳
斷令仍歸一處將新起禮拜寺封閉賀麻六乎等
懷恨轉以韓哈濟串通馬國寶斂錢惑衆捏稱大
聖人到天入地成仙誘人入教等情赴按察使衙
門控告而韓哈濟韓武等又詐稱二十七年馬明
心夥同楊回子等潛入撒拉爾與賀麻六乎馬索
南韓哈勺等妄言禍福煽惑愚人經地方官訪明

將馬明心等逐出撒拉爾出示嚴禁廼與賀麻六
乎永不招留外來游匪甘結詎賀麻六乎等又在
章哈寺牆壁畫門為圖妖言門內顯示聖人天仙
搖頭念經跳舞等因在臬司衙門具呈其控賀麻
六乎一黨即有蘇四十三在內經地方官會同審
明兩造所稱成仙得利大聖人到天入地及妖言
門內顯示聖人天仙惑衆跳舞等情俱係控詞誣
告將賀麻六乎韓武均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擬

以杖流賀麻六乎首先生事從重發烏魯木齊為奴韓哈濟等擬以枷杖馬六個韓哈勺蘇四十三訊不知情均予免議并議稱該犯等教雖稍有異同實非兩教但既不願合為一處亦不必强之使合轉啟衅端應飭令撒拉爾十二工各舉身家殷實品行端方一人充當掌教令其約束稽查其新寺三座係回民禮拜之所應仍聽分開禮拜以杜爭端各工回民遇有婚喪所延掌教聽從本家之便

不得勒令延請等因議擬咨部完結在案此新教流傳兩教互相仇殺緣由也臣等查馬復才供內稱三十六年馬明心令各處阿渾在撒拉爾地方傳經之語是馬明心于二十七年逐回原籍後潛來撒拉爾傳經惑衆地方官並不稽查究以致釀成事端至兩教互相仇殺之後舊教至省控告時勒爾謹並不查明兩教强弱衆寡實在情形即派副將帶兵輕率前往逆匪遂激而生變實勒爾

謹辦理不善所致統俟勦賊完竣後再行據實查明參奏但新教流傳二十餘年甘省各屬回民新教甚多且有父子兄弟而各為一教者臣等恐各處新教回民心懷疑惑或為逆匪煽誘現已出示曉諭令其各守本分其未經從逆者決不波累以安衆心至唐家川六處回民素與馬明心蘇四十三潛通自應一律嚴懲亦已派兵彈壓俟拏獲首犯後再行嚴切查辦至新教是否係馬明心倡立抑

另有傳習之人馬明心業經正法無從查訊亦俟
事定後嚴究辦理總之甘省各屬回民雜處據馬
復才供稱蘇四十三分遣賊匪往安定會寧一帶
求救並現據安定縣盤獲奸細馬應高供亦相符
現已分兵前往各處防範但究係新教少而舊教
多兩教互相仇怨且舊教土兵現在隨同打仗奮
勇出力不能合而為一尚可不致蔓延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臣等遵

旨將伍彌泰仁和等嚴行申飭伏查伍彌泰等自初八
日進剿後於初十日又打仗一次十四日海蘭察
等到後亦隨同率兵攻撲因未能得利停止數日
且華林山崗嶺重復溝壑深陡雖有兵萬餘不能
四面登陟攻圍是以賊匪雖止千餘尚難一舉殲
盡現在勘明各處要隘添兵堵截使賊人不能偷
越自可令其坐困再華林山前後中間原有民間
麥田可供牧放是以賊人馬匹非必須草料喂養

至所有各處關隘如河州狄道循化沙泥站洪濟橋等處最為緊要現已檄飭副將遊擊等分路帶兵把守其餘各山僻小路亦俱派委員弁兵丁分頭防駐無虞免脫再查回人素不崇信佛教蘇四十三圍城時所有關廂内庵觀寺院俱被放火燒燬賊匪之是回非畨尤顯而易見其在撒拉爾者止有此一種隸于土司韓煜共有千餘戸隨蘇四十三新教為逆者八百餘戸衣服多穿白褐亦能

漢語形狀與内地回子相仿惟將鬚辮剪短各營並無此類食糧之人其在循化河州充當衙役者間或有之至土司魯璠於元明以來世襲土司管束莊浪土兵 本朝順治康熙年間曾隨征立功魯璠之祖魯華齡曾任甘州城守營叅將署凉州鎮總兵魯璠之父魯鳳翥於乾隆二十年協濟軍需臺站馬匹議叙軍功加級誥土司

世受

國恩最為恭順現又奮勇出力嗣因受傷後遣回調養此外隨從打仗出力者有舊教土司韓煜業經奬賞並奏請

加恩鼓勵其餘隨同打仗之土司尚有數人俟伊等有出力之處臣等再行酌量獎勵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本日覽阿桂等奏四月二十六七兩日派兵分路進勦一揢所稱溝澗磡深且有至丈餘不能過去者各處小路又被賊處處

挖斷是以暫將官兵退回該處既云溝澗磡深則賊人何從前出撲卡又能竄回死守豈賊人能過而我兵轉不能過乎殊不可解看此情形恐竟須俟川兵及阿拉山兵到後方能勦捕凈盡此時未能尅期了事至詳閱覆奏新舊教搆衅緣由一摺是此案起釁醸毒已久若勒爾謹早為嚴切辦理何致搆成事端乃伊竟毫無措置以致悞事不小實斷不可復留至新教逆回如此肆擾實為罪大惡極不可不嚴斷根

株如所稱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素與馬明心蘇四十三潛通且扎栰渡賊匪過河尤為罪不容誅此事應於勦賊事平後趁兵威嚴整之時痛加懲治以儆兇頑不可姑息了事此皆阿桂在彼應督辦之事其餘地方善後各事宜不妨交李侍堯辦理其拏獲之馬復才等及從前已獲各犯即派員先行解京至朕為此次逆匪之案日夜焦勞籌計於數千里外阿桂須仰體朕懷悉心督辦隨時奏聞以慰厪念

己卯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及各省督撫曰昨阿桂等奏查明甘肅逆回新舊教起釁仇殺緣由一摺此等逆回在該處煽惑愚人妄言禍福甚至設立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以致無知回民被其愚惑入教指揮聽令現在逆回蘇四十三等即其餘黨竟敢率衆抗拒官兵總由當日養癰貽患所致著李侍堯于辦理撒拉爾善後事宜内將總掌教名目不動聲色令其裁

去並各省有無似此等回教名目者亦令一體妥為
裁革至韓哈濟與賀麻六乎等爭教互訐非尋常案
犯可比自當據實奏聞按律嚴辦以示懲儆乃當日
該督撫僅以咨部完結刑部亦照咨率覆或入于彙
奏均屬錯悞嗣後各省督撫遇有此等邪教爭控聚
衆念經之案即應親提案犯嚴審從重究擬據實具奏
以淨根株不得顢頇了事率行咨部完結致復蔓延
滋事刑部堂官遇有此等外省咨結之案亦即據實

特奏從重定擬不得洛覆完案至邪教案內凡有發遣之人不得發往奉天吉林及新疆等處致將邪教復行煽惑民人被其愚誘將此傳諭李侍堯及各省督撫一體遵照

臣等謹案新舊教仇殺始自賀麻六乎等傳經惑衆互相訐訟其釀毒肇衅已非一日彼時大吏不能嚴斷根株顢頇了事致使餘孽蔓延肆行不法雖兵威所懾悉膏斧鉞而究其養癰貽

患之由實各有攸歸
皇上特命宣諭各省督撫俾回民悉安舊業惟裁去總
教名目誡以稚魯小民易滋煽惑與其懲治於
事後不若潛化於未萌至若讞牘既成
申諭大吏毋稍寬縱並諭刑部奏明從重辦理蓋
聖人之心無非欲去稂莠而安善民使萬物各遂其生
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歟
辛巳文綬奏言竊臣於四月二十八日接准大學

士公阿桂尚書和珅咨稱飭令維州協副將李天祐揀帶屯練兵丁並土守備降番等共一千名由松潘一路迅速來甘協同勦捕等因臣即札松潘鎮總兵劉俸維州協副將李天祐於雜谷腦五寨屯練內挑選曾經出師得力兵丁八百名精壯降番二百名即交阿桂等指調之都司汪啟守備闕聯陞張占魁並土守備木塔爾丹把西拉布等分起帶領均著李天祐統領赴甘由松潘之柴門關

一帶兼程進發至降番係松建二道所管柴門關一路為松茂道所屬並飭該道王鳳儀署道賈廷彥等星赴各該處督率沿途經過地方將一切應付事宜妥協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據文綬奏所調川省屯練等兵一千名已尅日進發計此時早可陸續前抵蘭州即阿拉山兵亦可漸次到彼協同勦捕阿桂等是否必須俟二處兵到方可進勦抑或相度機宜

有可先行乘間設法擒捕之處著即將現辦情形迅速馳奏以慰厪念

壬午阿桂和珅奏言臣等在滿漢官兵内揀選一千五百名作為三隊派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福寧泰斐英阿哈當阿侍衛阿爾都統領由龍尾山過溝至華林山直撲賊營派伍彌泰薩炳阿馬彪仁和三德分帶各隊滿漢官兵佔踞龍尾山梁接應堵截臣阿桂臣和珅督催策應俱于初二日丑時

先後進發寅刻齊集山梁查龍尾山至華林山中隔大溝一道崖磡甚陡其華林山左臨溝一帶壁立數丈雖有小路俱為賊人挖斷不能由此前進山右現為賊匪所踞無由繞進惟山前一路可通須下龍尾山過水磨溝而上路亦甚險賊匪預料我兵必由此路進攻於漫坡接連兩旁溝磡處所刨挖深壕以為抵禦之計惟時海蘭察等帶領奮勇官兵及舊教土兵搶上華林山直撲賊營賊匪自

盤踞以來從未見我兵得上華林山者遂傾穴出迎拚死抗拒我兵撲至壕邉賊匪在溝内放鎗抵禦勢難踰越因令舊教土兵佯作敗退之狀我兵亦徃後稍退誘賊出濠方可大加殲戮相機撲進其時賊匪果有六七百人全行衝出希圖追壓我兵退至稍平處所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等帶領官兵奮勇截殺勦戮多人賊即紛紛敗逃我兵追至溝邉賊匪拚命跳入而溝内亦尚有賊匪數百潛

藏放鎗我兵不能得利因復暫退誘其出濠勦殺
如此三次賊性狡猾其第二次出迎已較前漸少至
第三次則竟藏匿不出自寅時打仗起直至申未
因山上並無水泉我兵難以久駐其時海蘭察額
森特明亮先令各兵徐徐撤回伊等在後防護賊
匪不敢再行近前此次打仗計殺賊二百餘名殺
死賊人頭目二名割去賊人首級及搶獲馬匹器
械甚多此次滿漢官兵及舊教土兵實屬奮勇出

力雖未能一鼓勦滅而賊匪經此一番創敗亦已魂膽俱破但賊人負固死守上山下溝中間多係一線魚貫而行之路不能一擁而進是以臣等現在另行籌畫布置相機進勦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臣等察看華林山一帶形勢較之兩金川險峻誠屬大相懸絶但賊人佔據山梁負固死守我兵必由龍尾山過溝再上華林山梁下壓賊營而山腿經山水冲刷俱成横截立

墈自數丈至十餘丈不等止容一人一騎上下兵力不能施展且賊人潛於墈後放鎗勢難下壓是以初二日打仗臣等止揀選奮勇滿漢兵一千五百名直撲賊營誘令向前方能大加殲戮若使大兵可以長驅直進即各路所調兵丁現有萬餘誠如

聖諭以十人而擒一人自無難一鼓勦滅現在惟有督同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等設法進勦迅速集事以

期仰慰

聖懐再土司韓煜現已遵

旨賞給三品頂帶幷賞戴花翎加賞大緞二疋該土司

感激

天恩自必愈加奮勉至該土司管理撒拉爾一族回民

由元明以來世襲土千戶之職韓煜于乾隆二十

九年承襲兵部給與號紙隸循化廳同知管轄均

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據阿桂等奏本月初二日勦賊情形一摺此次所辦尚好但勦殺賊匪不為快意至所稱崖𡼏止一人一騎魚貫上下之語山徑路窄雖不能一擁前進但賊人可以魚貫而行我兵轉不能魚貫而行乎況金川賊番亦何嘗不死守今地勢較兩金川既大相懸絶豈有金川能進兵而此處賊匪反不能勦捕之理阿桂等務即上緊妥速為之

同日

上諭內閣曰四川建昌鎮總兵鄂輝着賞銀一百兩馳驛前往甘肅交大學士公阿桂差遣委用事竣後即回本任

癸未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現在賊勢日益窮蹙從前所掠糧食較多而困守山梁日久人畜必漸皆乏食所謂釜底游魂計日待斃此時轉須計出萬全不宜輕率舉動稍傷兵力惟賊人自知窮迫難支

不甘就死或於黑夜中乘間分竄此則不可不實力嚴防著傳諭阿桂於派員安兵各隘口務須晝夜嚴密巡查毋使一賊得以逃竄至昨日奏到摺內稱山上並無水泉我兵難以久駐等語賊人所據之山無水可汲官兵防守又嚴賊更何從得飲果如所言則山下之水溝我兵即應佔守既杜其飲汲之源兼截其逸出之路阿桂久歷行間於此等事最為嫺習自應一一籌計及之也至此案起釁滋事緣由係安定

縣回民馬明心潛行往來撒拉爾地方傳經惑衆該犯以內地回民敢於如此肆逆則該處必尚多回匪聚集隨同入教者必須查拏嚴辦以淨根株又前此所奏蘇四十三分遣賊匪往安定會寧一帶求救現在盤獲奸細馬應髙供亦相符等語是此兩處匪回亦不可不實力查辦又所奏唐家川等六處回人均係馬明心新教徒弟賊匪到洮河時該犯等為之嚮導過渡情罪甚為重大業經傳諭趁兵威嚴整之時即

行查辦至撒拉爾地方番回錯處是否循化廳同知

得有幹練之員即足以資料理抑另須大員彈壓再

此次起事之始因省城駐兵較少以致不能即時撲

滅將來事畢後甘省地方竟宜多添官兵數千時常

操演平時既足以資鎮壓臨事更易以供調遣較之

有事後遠為派調徒費錢糧不能濟急者得失較然

其應于何處添駐幷一切事宜幷著阿桂李侍堯於

善後案内一併妥議具奏

同日阿桂和珅奏言本月初四日接奉

諭旨將勒爾謹革職拏交刑部治罪派委妥幹章京管

解來京並命臣等將勒爾謹所奏駐劄城外派兵保

護關廂現在按時啟閉聽民取水等因查明據實

具奏臣等即傳到勒爾謹令其跪閱勒爾謹伏地

叩頭自稱身受

皇上重恩畀以封疆重任如此種種辦理錯謬貽悮地

方實為萬死莫贖只求

皇上將我從重治罪等語 臣等隨即傳
旨將勒爾謹革職拏問即派奉
旨發來甘省差委之吏科給事中李焜顔料庫員外郎
豐紳看守管押於初六日起程解京交刑部治罪
其陜甘總督印務 臣阿桂遵
旨暫行兼管俟李侍堯到後即行交代至勒爾謹前自
狄道州抵蘭後曾在城外駐劄三日因城中居民
心懷疑畏見總督到省亦住城外愈覺張皇該督

始移入城内彈壓是以揩内有駐劄城外詳悉籌
酌之語其所稱逆酋未獲城門未開現在派撥官
兵把守東門一節誠如
聖諭示寇弱而怯兵志尤屬不成事體臣等先後到蘭
州時亦見城門關閉居民晝夜上屋瞭望其惶遽
擾亂情形實堪憤恨于十九日即嚴諭禁止令將
城門照舊啟閉派兵巡查現在節次打仗得勝之
後兵氣稍揚民心日就安貼市肆鋪面俱已開設

齊集再臣和珅于初六日起程回京奏入報

聞

甲申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和珅曰甘省逆匪一案朕晝夜縈懐如阿桂和珅所奏蘇四十三往安定會寧一帶求救阿桂等既查得此等情節自應派兵迅往查拏剪除賊黨又如唐家川等處匪回敢與逆賊紮栰渡河亦係黨惡要犯現在是否已經拏獲嚴辦阿桂

等摺内均未聲明昨已降有諭旨令其不動聲色妥協經理著傳諭阿桂即將實在情形迅速覆奏至和珅未起程之前此等事是否已會同阿桂商辦並著諭令於途次接奉此旨即先行覆奏

丙戌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就現在勦賊情形而論阿桂之意似欲候川兵及阿拉山兵到齊以川兵攀踰險阻直搗賊巢以阿拉山兵防其竄逸乘騎

迨捕一鼓而前可以勦洗淨盡惟是逆賊罪大惡極必須將首犯蘇四十三及帮同主謀之犯生擒解京盡法處治方足以正刑章而申國憲阿桂等務須設法生擒解京治罪至馬明心係内地回民非如韓煜之世襲土司者可比乃竟敢倡教惑衆實與賀麻六乎同為此案罪魁是否係安定縣知縣自行拏獲抑係勒爾謹差往擒捕著阿桂詳悉查明覆奏

同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李侍堯曰前據勒爾謹奏報收復河州時除將賊黨殲斃外擒獲蘇四十三之姪蘇二個胞姪蘇五個并要犯馬八十三等十七名又搜獲子女回婦二十三口并節次生擒逆賊一百零九名婦女幼孩一百數十口現在嚴行監禁等語此等黨惡要犯其應行解京訊問者不過數人多亦不過十人著即行派委妥幹員弁押解送京此外隨同抗拒打仗之犯均係罪無可逭即應於該處按律

正法即將來擒獲蘇四十三並為逆匪出力之主謀大頭目等自應解京訊問其餘無關緊要之犯亦即於該處正法至其餘緣坐各犯非尋常邪教逆詞等案尚可邀減監候者可比自應按律即予駢誅以昭國憲其婦女小口亦即就近發往伊犂之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兵丁為奴不必拘泥成例給付功臣之家為奴俾轉得衣食豐足且省長途解送之煩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即行分別嚴辦嗣後若有續獲之犯亦

俱遵照辦理

欽定蘭州紀畧卷六